紅樓夢/第04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四十八回　濫情人情誤思游藝　慕雅女雅集苦吟詩

且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，氣方漸平。三五日後，疼痛雖愈，傷痕未平，只裝病在家，愧見親友。

展眼已到十月，因有各舖面伙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，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。內有一個張德輝，年過六十，自幼在薛家當舖內攬總，家內也有二三千金的過活，今歲也要回家，明春方來。因說起“今年紙札香料短少，明年必是貴的。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內照管，赶端陽前我順路販些紙札香扇來賣。除去關稅花銷，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。”薛蟠聽了，心中忖度：“我如今挨了打，正難見人，想著要躲個一年半載，又沒處去躲。天天裝病，也不是事。況且我長了這麼大，文又不文，武又不武，雖說做買賣，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，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，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，和張德輝逛一年來。賺錢也罷，不賺錢也罷，且躲躲羞去。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。”心內主意已定，至酒席散後，便和張德輝說知，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。

晚間薛蟠告訴了他母親。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，但又恐他在外生事，花了本錢倒是末事，因此不命他去。只說“好歹你守著我，我還能放心些。況且也不用做這買賣，也不等著這幾百銀子來用。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，就強似這幾百銀子了。”薛蟠主意已定，那里肯依。只說：“天天又說我不知世事，這個也不知，那個也不學。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，如今要成人立事，學習著做買賣，又不准我了，叫我怎麼樣呢？我又不是個丫頭，把我關在家里，何日是個了日？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，咱們和他世交，我同他去，怎麼得有舛錯？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，他自然說我勸我。就是東西貴賤行情，他是知道的，自然色色問他，何等順利，倒不叫我去。過兩日我不告訴家里，私自打點了一走，明年發了財回家，那時才知道我呢。”說畢，賭氣睡覺去了。

薛姨媽聽他如此說，因和寶釵商議。寶釵笑道：“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，正是好的了。只是他在家時說著好聽，到了外頭舊病复犯，越發難拘束他了。但也愁不得許多。他若是真改了，是他一生的福。若不改，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。一半盡人力，一半聽天命罷了。這麼大人了，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，出不得門，幹不得事，今年關在家里，明年還是這個樣兒。他既說的名正言順，媽就打諒著丟了八百一千銀子，竟交與他拭一拭。橫豎有伙計們幫著，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。二則他出去了，左右沒有助興的人，又沒了倚仗的人，到了外頭，誰還怕誰，有了的吃，沒了的餓著，舉眼無靠，他見這樣，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。”薛姨媽聽了，思忖半晌說道：“倒是你說的是。花兩個錢，叫他學些乖來也值了。”商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至次日，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，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，自己在後廊下，隔著窗子，向里千言萬語囑託張德輝照管薛蟠。張德輝滿口應承，吃過飯告辭，又回說：“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，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，雇下騾子，十四一早就長行了。”薛蟠喜之不盡，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。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并兩個老年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，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，當年諳事舊僕二名，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人，主僕一共六人，雇了三輛大車，單拉行李使物，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。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，外備一匹坐馬。諸事完畢，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，自不必備說。至十三日，薛蟠先去辭了他舅舅，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。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，也不必細述。至十四日一早，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，母女兩個四只淚眼看他去了，方回來。

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，并兩三個老嬤嬤小丫頭，今跟了薛蟠一去，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。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，將一應陳設玩器并帘幔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，命那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。又命香菱將他屋里也收拾嚴緊，“將門鎖了，晚間和我去睡。”寶釵道：“媽既有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。我們園里又空，夜長了，我每夜作活，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。”薛姨媽聽了，笑道：“正是我忘了，原該叫他同你去才是。我前日還同你哥哥說，文杏又小，道三不著兩，鶯兒一個人不夠伏侍的，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。”寶釵道：“買的不知底里，倘或走了眼，花了錢小事，沒的淘氣。倒是慢慢的打聽著，有知道來歷的，買個還罷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，命一個老嬤嬤并臻兒送至蘅蕪苑去，然後寶釵和香菱才同回園中來。

香菱道：“我原要和奶奶說的，大爺去了，我和姑娘作伴兒去。又恐怕奶奶多心，說我貪著園里來頑，誰知你竟說了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了，只是沒個空兒。就每日來一趟，慌慌張張的，也沒趣兒。所以趁著机會，越性住上

一年，我也多個作伴的，你也遂了心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趁著這個工夫，教給我作詩罷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我說你‘得隴望蜀’呢。我勸你今兒頭一日進來，先出園東角門，從老太太起，各處各人你都瞧瞧，問候一聲兒，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來。若有提起因由，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作伴兒就完了。回來進了園，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。”

香菱應著才要走時，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。香菱忙問了好，平兒只得陪笑相問。寶釵因向平兒笑道：“我今兒帶了他來作伴兒，正要去回你奶奶一聲兒。”平兒笑道：“姑娘說的是那里話？我竟沒話答言了。”寶釵道：“這才是正理。店房也有個主人，廟里也有個住持，雖不是大事，到底告訴一聲，便是園里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，也好關門候戶的了。你回去告訴一聲罷，我不打發人去了。”平兒答應著，因又向香菱笑道：“你既來了，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？”寶釵笑道：“我正叫他去呢。”平兒道：“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，二爺病了在家里呢。”香菱答應著去了，先從賈母處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，便拉寶釵忙說道：“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聞了？”寶釵道：“我沒聽見新聞。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，所以你們這里的事，一概也不知道，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。”平兒笑道：“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，難道姑娘就沒聽見？”寶釵道：“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，也信不真。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，不想你來了。又是為了什麼打他？”平兒咬牙罵道：“都是那賈雨村什麼風村，半路途中那里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！認了不到十年，生了多少事出來！今年春天，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，回家看家里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，立刻叫人各處搜求。誰知就有一個不知死的冤家，混號兒世人叫他作石呆子，窮的連飯也沒的吃，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。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，見了這個人，說之再三，把二爺請到他家里坐著，拿出這扇子略瞧了瞧。据二爺說，原是不能再有的，全是湘妃，棕竹，麋鹿，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寫畫真跡，因來告訴了老爺。老爺便叫買他的，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。偏那石呆子說：‘我餓死凍死，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！’老爺沒法子，天天罵二爺沒能為。已經許了他五百兩，先兌銀子後拿扇子。他只是不賣，只說：‘要扇子，先要我的命！’姑娘想想，這有什麼法子？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，便設了個法子，訛他拖欠了官銀，拿他到衙門里去，說所欠官銀，變賣家產賠補，把這扇子抄了來，作了官价送了來。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。老爺拿著扇子問著二爺說：‘人家怎麼弄了來？’二爺只說了一句：‘為這點子小事，弄得人坑家敗業，也不算什麼能為！’老爺聽了就生了氣，說二爺拿話堵老爺，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。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，我也記不清，所以都湊在一處，就打起來了。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，就站著，不知拿什

麼混打了一頓，臉上打破了兩處。我們聽見姨太太這里有一种丸藥，上棒瘡的，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。”寶釵聽了，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來與平兒。寶釵道：“既這樣，替我問候罷，我就不去了。”平兒答應著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香菱見過眾人之後，吃過晚飯，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，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。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，見香菱也進園來住，自是歡喜。香菱因笑道：“我這一進來了，也得了空兒，好歹教給我作詩，就是我的造化了！”黛玉笑道：“既要作詩，你就拜我作師。我雖不通，大略也還教得起你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果然這樣，我就拜你作師。你可不許膩煩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什麼難事，也值得去學！不過是起承轉合，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，平聲對仄聲，虛的對實的，實的對虛的，若是果有了奇句，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怪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，又有對的极工的，又有不對的，又聽見說‘一三五不論，二四六分明’。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，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，所以天天疑惑。如今聽你一說，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，只要詞句新奇為上。”黛玉道：“正是這個道理，詞句究竟還是末事，第一立意要緊。若意趣真了，連詞句不用修飾，自是好的，這叫做‘不以詞害意’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我只愛陸放翁的詩‘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硯微凹聚墨多’，說的真有趣！”黛玉道：“斷不可學這樣的詩。你們因不知詩，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，一入了這個格局，再學不出來的。你只聽我說，你若真心要學，我這里有《王摩詰全集》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，細心揣摩透熟了，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，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。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，然後再把陶淵明、應瑒、謝、阮、庾、鮑等人的一看。你又是一個极聰敏伶俐的人，不用一年的工夫，不愁不是詩翁了！”香菱聽了，笑道：“既這樣，好姑娘，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，我帶回去夜里念幾首也是好的。”黛玉聽說，便命紫娟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，遞與香菱，又道：“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，有一首念一首。不明白的問你姑娘，或者遇見我，我講與你就是了。”香菱拿了詩，回至蘅蕪苑中，諸事不顧，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。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，他也不睡。寶釵見他這般苦心，只得隨他去了。

一日，黛玉方梳洗完了，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，又要換杜律。黛玉笑道：“共記得多少首？”香菱笑道：“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可領略了些滋味沒有？”香菱笑道：“領略了些滋味，不知可是不是，說與你聽聽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正要講究討論，方能長進。你且說來我聽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据我看來，詩的好處，有口里說不出來的意思，想去卻是逼真的。有似乎無理的，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這話有了些意思，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？”香菱笑道：“我看他《塞上》一首，那一聯云：

‘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。’想來煙如何直？日自然是圓的：這‘直’字似無理，‘圓’字似太俗。合上書一想，倒象是見了這景的。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，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。再還有‘日落江湖白，潮來天地青’：這‘白’‘青’兩個字也似無理。想來，必得這兩個字才形容得盡，念在嘴里倒象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。還有‘渡頭餘落日，墟里上孤煙’：這‘餘’字和‘上’字，難為他怎麼想來！我們那年上京來，那日下晚便灣住船，岸上又沒有人，只有幾棵樹，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，那個煙竟是碧青，連云直上。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，倒象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。”

正說著，寶玉和探春也來了，也都入坐聽他講詩。寶玉笑道：“既是這樣，也不用看詩。會心處不在多，聽你說了這兩句，可知‘三昧’你已得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說他這‘上孤煙’好，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。我給你這一句瞧瞧，更比這個淡而現成。”說著便把陶淵明的”暖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”翻了出來，遞與香菱。香菱瞧了，點頭歎賞，笑道：“原來‘上’字是從‘依依’兩個字上化出來的。”寶玉大笑道：“你已得了，不用再講，越發倒學雜了。你就作起來，必是好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明兒我補一個柬來，請你入社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姑娘何苦打趣我，我不過是心里羡慕，才學著頑罷了。”探春黛玉都笑道：“誰不是頑？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！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，出了這園子，把人的牙還笑倒了呢。”寶玉道：“這也算自暴自棄了。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，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，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。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，誰不真心歎服。他們都抄了刻去了。”探春黛玉忙問道：“這是真話么？”寶玉笑道：“說慌的是那架上的鸚哥。”黛玉探春聽說，都道：“你真真胡鬧！且別說那不成詩，便是成詩，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怕什麼！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，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。”說著，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，寶玉方去了。香菱又逼著黛玉換出杜律來，又央黛玉探春二人：“出個題目，讓我謅去，謅了來，替我改正。”黛玉道：“昨夜的月最好，我正要謅一首，竟未謅成，你竟作一首來。十四寒的韻，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。”

香菱聽了，喜的拿回詩來，又苦思一回作兩句詩，又舍不得杜詩，又讀兩首。如此茶飯無心，坐臥不定。寶釵道：“何苦自尋煩惱。都是顰兒引的你，我和他算帳去。你本來呆頭呆腦的，再添上這個，越發弄成個呆子了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好姑娘，別混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作了一首，先與寶釵看。寶釵看了笑道：“這個不好，不是這個作法。你別怕臊，只管拿了給他瞧去，看他是怎麼說。”香菱聽了，便拿了詩找黛玉。黛玉看時，只見寫道是：

月挂中天夜色寒，清光皎皎影團團。

詩人助興常思玩，野客添愁不忍觀。

翡翠樓邊懸玉鏡，珍珠帘外挂冰盤。

良宵何用燒銀燭，晴彩輝煌映畫欄。

黛玉笑道：“意思卻有，只是措詞不雅。皆因你看的詩少，被他縛住了。把這首丟開，再作一首，只管放開膽子去作。”

香菱聽了，默默的回來，越性連房也不入，只在池邊樹下，或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摳土，來往的人都詫异。李紈，寶釵，探春，寶玉等聽得此信，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看他。只見他皺一回眉，又自己含笑一回。寶釵笑道：“這個人定要瘋了！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天才睡下，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。我就聽見他起來了，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。一回來了，呆了一日，作了一首又不好，這會子自然另作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正是‘地靈人杰’，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。我們成日歎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，誰知到底有今日。可見天地至公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你能夠象他這苦心就好了，學什麼有個不成的。”寶玉不答。

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去了。探春笑道：“咱們跟了去，看他有些意思沒有。”說著，一齊都往瀟湘館來。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。眾人因問黛玉作的如何。黛玉道：“自然算難為他了，只是還不好。這一首過於穿鑿了，還得另作。”眾人因要詩看時，只見作道：

非銀非水映窗寒，拭看晴空護玉盤。

淡淡梅花香欲染，絲絲柳帶露初乾。

只疑殘粉涂金砌，恍若輕霜抹玉欄。

夢醒西樓人跡絕，餘容猶可隔帘看。

寶釵笑道：“不象吟月了，月字底下添一個‘色’字倒還使得，你看句句倒是月色。這也罷了，原來詩從胡說來，再遲幾天就好了。”香菱自為這首妙絕，聽如此說，自己掃了興，不肯丟開手，便要思索起來。因見他姊妹們說笑，便自己走至階前竹下閒步，挖心搜膽，耳不旁聽，目不別視。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：“菱姑娘，你閒閒罷。”香菱怔怔答道：“‘閒’字是十五刪的，你錯了韻了。”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。寶釵道：“可真是詩魔了。都是顰兒引的他！”黛玉道：“圣人說，‘誨人不倦’，他又來問我，我豈有不說之理。”李紈笑道：“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里去，引他瞧瞧畫兒，叫他醒一醒纔好。”

說著，真個出來拉了他過藕香榭，至暖香塢中。惜春正乏倦，在床上歪著睡午覺，畫繪立在壁間，用紗罩著。眾人喚醒了惜春，揭紗看時，十停方有了三停。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人，因指著笑道：“這一個是我們姑娘，那一個是林姑娘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，快學罷。”說著，頑笑了一回。

各自散後，香菱滿心中還是想詩。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，至三更以後上床臥下，兩眼鰥鰥，直到五更方才朦朧睡去了。一時天亮，寶釵醒了，聽了一聽，他安穩睡了，心下想：“他翻騰了一夜，不知可作成了？這會子乏了，且別叫他。”正想著，只聽香菱從夢中笑道：“可是有了，難道這一首還不好？”寶釵聽了，又是可歎，又是可笑，連忙喚醒了他，問他：“得了什麼？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。學不成詩，還弄出病來呢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梳洗了，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。原來香菱苦志學詩，精血誠聚，日間做不出，忽于夢中得了八句。梳洗已畢，便忙錄出來，自己并不知好歹，便拿來又找黛玉。剛到沁芳亭，只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，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。眾人正笑，抬頭見他來了，便都爭著要詩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